

宋太宗时期御用宫观的创建史与布局*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Spatial Arrangements of the Imperial Taoism Temple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

傅娜

FU Na

摘要: 唐代以来崇奉道教成为统治者宣扬皇权的手段之一，北宋从太宗皇帝开始逐步推出了与前代不同的供奉对象和神仙系统，并创建不同布局的宫观供奉神灵。本文以“御用宫观”指代这些直接服务于帝王的、具有政治宣传功能的宫观，在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宋太宗时期御用宫观案例进行历史梳理和平面复原。经分类比较发现，这些案例均采用主神分殿的供奉模式，形成了殿宇众多、规模千楹的大型宫观，同时又为适应不同的供奉对象在平面布局上呈现轴线式和五方式两种群体组织模式。这一时期御用宫观颇具创新的供奉和布局模式是其后北宋御用宫观建设的重要参考。

关键词: 宋太宗；御用宫观；平面布局；建筑规模；道教神系；建筑类型

【文章编号】2096-9368 (2024) 03-0074-12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A

【录用日期】2022-03-19

【作者简介】

傅娜，故宫博物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营造法式》研究与注疏” (17ZDA1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宋建筑史料编年研究” (19ZDA19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营造法式》的唐宋时期木构建筑、图像及仿木构建筑中的建筑装饰与色彩案例研究” (51678325)。

Abstract: Since Tang dynasty, the reverence for Taoism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tool for emperors to propagate and reinforce their imperial authority. Commencing with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 a diverse array of deities and an innovative celestial hierarchy were progressively incorporated, promp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oist temples, each boasting unique layouts, to sanctify these divine beings. In this paper, the term “imperial Taoist temples” denotes those in direct service to the emperor, fulfilling political propaganda functions. Drawing upon pertine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probable original blueprints for the imperial Taoist temples during the Song Taizong era. Upon categorization and comparison, it emerges that these temples uniformly adopted a pantheon-worship model in distinct halls, resulting in vast temples with numerous halls and thousands of pillars. Furthermore, they exhibited two organization patterns in their layout plans: the axis-based type and the five-direction type, each suited to different deities. The innovation features in pantheon-worship model and layout of the imperial temples during this period serv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temples in the later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Song Taizong; imperial Taoist temple; architectural layout; architectural scale; Taoist deities system; architecture type

文献史料是古建筑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不但有助于核查现有实例的建造年代，还可弥补实物遗存的不足，揭示各时代建筑面貌和古人的营造思想。基于文献的建筑史研究以杨鸿勋^[1]和王世仁^[2]关于周明堂的研究、傅熹年关于三国至金元宫殿和祠庙的复原研究^[3-4]以及王贵祥关于秦朝至明朝重要殿宇楼阁的复原研究^[5]为代表。在宗教建筑研究中，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一书^[6]充分展现了文献史料结合实物研究的广阔空间，厘清了汉传佛教建筑数量、规模、布局、配置等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脉络。

与佛教建筑相比，道教建筑实例缺失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宋代为例，现存的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福建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均未保留完整的宋代布局，而载有金陵玄妙观^{[7]①}、余杭洞霄宫^{[8]②}和苏州天庆观^[9]布局图像的方志则成书于南宋末至元初，难以直接反映北宋的宫观面貌。目前，建筑史学领域已进行了较深入的宋代道教宫观实例研究，并完成了部分史料梳理、配置及格局分析和位置考证工作，如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三卷 宋、辽、金、西夏建筑》^{[10]511-542}和《南宋建筑史》^{[11]243-278}中的道教建筑部分。另有邓焯^[12]、刘梦琴^[13]对开封城宫观分布的研究，车星璇^[14]、谢一峰^[15]的佛道建筑分布趋势比较，以及续昕^[16]对道藏中建筑信息的发掘。在宗教和政治史领域，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17]揭示了帝王崇道政策与寺观建设的关联，并从寺观建设与功能、教众管理、寺观经济等多个角度深入分析宋朝寺观的特征，并将当时的重要宫观归纳为官宫观、内道场、年号（圣节）寺观等类别。

在北宋初期帝王政治需求的推动下，道教产生了从老子到玉皇的神系更新扩大与祭祀融合倾向。同时官方创建的宫观在布局上也相应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殿宇数量的增加和方位的多样化两方面。这些特征对当时的民间宫观和其后的南宋甚至金元宫观都有一定的影响，是宫

观建筑发展史的重要一环。

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和文献史料，本文着眼于太宗时期的御用宫观，讨论其布局特征及背后的宗教、政治诉求，主要采用文献爬梳和复原制图的方法。

文中的平面复原示意图均为依据文献史料记载推测所得，史料冲突时在脚注中补充说明，无冲突时仅引注时代最早或权威性较高的文献。由于文献记载多关注建筑群核心部分的殿宇关系，附属部分及建筑细节往往语焉不详，复原中不得不依据现存宋代建筑实例和相关研究成果^{[10][18-19]}，结合文献中记叙的功能进行适度的想象补充。因此，复原图中标注名称并以加粗轮廓线和灰底色表示的建筑为史料中提及的部分，未标注名称的建筑为出于完整性和合理性考量推测补充的部分。此外，由于史料中往往未明确记载建筑单体的开间等细节信息，复原图中的建筑开间进深为作者假设。根据场地情况和宫观规模，主要殿宇柱间距选择2丈或1.5丈、次要殿宇1.5丈或1丈，若有明确的开间或用地规模记载则在正文中引用并在复原图中表现。

1 北宋初期的宫观建设情况及北宋御用宫观的定义

隋唐以来，道教逐步具有了官方祭祀宗教的性质并受到统治者的扶持和推广，唐玄宗在两京及诸州建玄宗皇帝系列宫观^{[20]③}的行为进一步赋予道教宫观祖先崇拜的功能^{[21]④-⑤}。关于这一时期宫观供奉和建筑布局的史料较少，仅有三座记载相对详细：唐长安太清宫仅有正殿一座^{[22]⑥⑦}（图1左），殿中有玄宗、肃宗、德宗像侍立于玄宗皇帝两侧；晋州龙角山庆唐观有老君、三清、三皇三座殿宇^⑧（图1右）；邢州紫极宫可能有老君殿和北极殿两座殿宇^⑨。由此可见唐代宫观尚未形成固定的布局，长安太清宫的布局与南北朝以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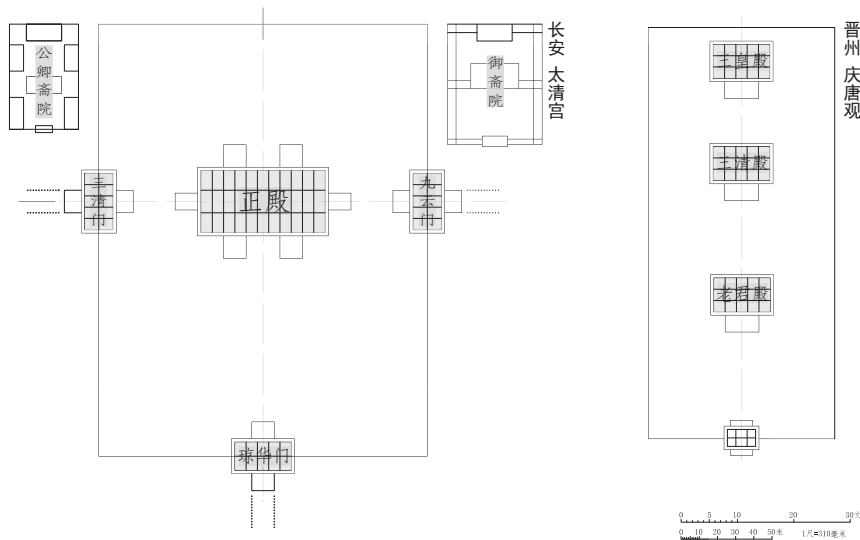


图1 长安太清宫（左）、晋州庆唐观（右）平面复原示意图
（作者自绘）

① 参见张铨《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冶城古迹图”，元集庆路刻本。

② 参见刘昫《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第925页。

③ “其官长安在太宁坊，洛阳在积善坊。宫垣连接，松竹交密，象仙居焉。东西及南面各开一门，东方曰九云门，南方曰琼华门，西方曰三清门。每门各二十四戟，其殿十一间四柱，前后面各两阶，东西侧阶各一。其御斋院在宫之东，从朝献公卿以下斋院在宫之西，道士亦杂居其间。房院委曲，难可殚论。”参见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九，荐献太清宫。

④ 参见《全宋文》第19册，苏慎言《天圣宫纪事碑》，第119~122页。

⑤ 参见《全宋文》第2册，徐铉《邢州紫极宫老君殿记》，第234页。

宗庙如高欢庙^{[23][136-137]}类似，而晋州庆唐观则采用轴线排列三座殿宇。且宫观的供奉对象以玄元皇帝老子为主，凸显唐代帝王兼容其他道教神灵，但尚未形成固定的供奉神系。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对道教的供奉体系进行了更新和重组，消解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关系并使其为本朝统治者服务^[24]。

针对五代道教凋敝混乱的情况，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即采取恢复和规范化措施，并开始宫观的兴复^{[25][542]}。北宋记载的第一座敕建宫观是太祖建隆元年（960）以扬州行宫改建的建隆观^[26]。次年（961年）太祖重修后周时建于开封阊阖门外的太清观并改名为建隆观，“总一百四十有九区”^[27]，有三清殿和翊教院^[28]。推测太祖时期御用宫观延续了唐至五代以来供奉三清的传统。

宋太宗的继位与道教颇有关联：开宝九年（976）冬周至县道士张守真托言“玉帝辅臣黑杀将军”降神，设醮为太宗造势^[29]，当夜即发生了著名的“斧声烛影”事件，次日太宗继位^⑤。次年[太平兴国二年（977）]春，太宗即按照黑杀将军的预言于周至创建上清太平宫供奉玉皇、北极和黑杀将军等神祇以宣扬自身得位的合法性。此后太宗又陆续下令修建了数座宫观，并修缮前代留存的几座重要宫观，开启了北宋宫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表1）。在太宗创建的众多宫观中，周至上清太平宫、开封上清宫、开封东太一宫和舒州灵仙观（图2）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承担宣扬统治合法性和为民祈福的政治功能。这四座宫观的创建标志着北宋道教开始呈现出与唐代相似的官方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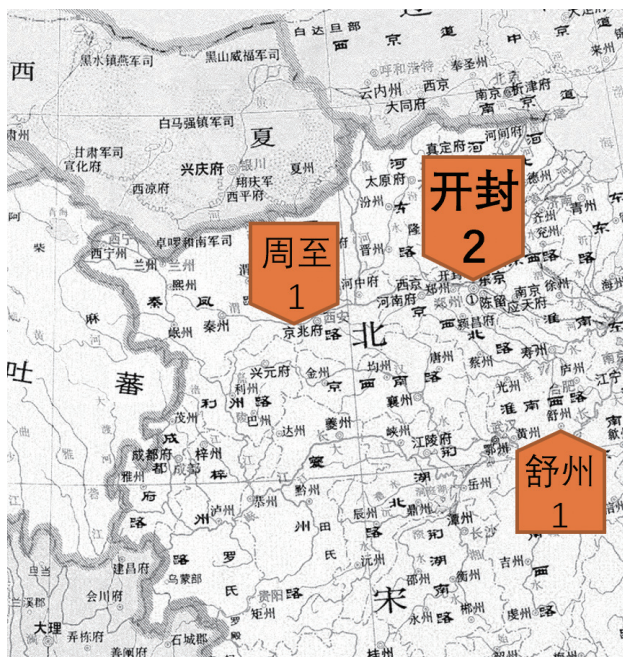


图2 北宋太宗时期御用宫观分布图

（作者自绘，底图来自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辽北宋时期全图^[31]）

这一时期民间也进行了一些宫观维修和重建工作（表2），主要由地方官员、道士主导。比较表1、表2可见，在有供奉神祇记载的太宗新建宫观中，除东太一宫外均供奉玉皇，而民间的宫观则延续了三清信仰。

表1 与宋太宗相关的宫观建设情况

宫观位置	宫观名称	创建、更改时间	供奉对象	宫观状态	主导者	文献来源
周至	上清太平宫	太平兴国元年（976）	玉皇、紫微、七元、翊圣保德真君	新建	宋太宗遣内侍	张元济《传应法师行状》
苏州	太一宫	太平兴国六年（981）	/	新建	宋太宗	《长编》
舒州怀宁	灵仙观	太平兴国七年（982）	玉皇、司命真君	新建	宋太宗诏舒州	《长编》
开封	东太一宫	太平兴国八年（983）	十神太一	新建	宋太宗	《长编》
江州庐山	太平兴国宫	太平兴国年间	/	改额	宋太宗	周起《重修庐山太平兴国宫碑铭》
华州	云台观	太平兴国年间	/	修缮	宋太宗敕有司、内府，陈抟	张方平《华山重修云台观记》
终南山古楼观	顺天兴国观	端拱元年（988）	四子、文始、三清	改额	宋太宗	《改赐终南山宫观名额牒》

① 李焘关于唐代道教石窟和殿堂主像的研究也指出了这种现象。

② 关于建隆观的相关记载较少，仅知真宗、仁宗朝曾于此处建神武殿奉太祖御容，但彼时该观可能已被改为“寺”。“建隆元年十一月丁未亲征李重进至扬州，二年正月诏以行宫为建隆观。祥符五年（一云景德中）建殿，景祐四年别建殿名章武，皇祐二年五月庚寅改名神武（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奉安太祖圣容于扬州建隆寺，寺有御榻，其后建殿严奉。景祐四年六月甲戌奉太祖御容于扬州建隆寺，更名新殿曰章武）。”参见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扬州神武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参见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之十，建隆观，第165页。

④ 关于开封建隆观三清殿和翊教院的记载见于宋真宗年间的青词，因未有太祖后的太宗、真宗增建该观的记载，推测此两殿可能为太祖时所建。参见《全宋文》第22册，胡宿《建隆观翊教院开启皇帝本命道场青词》，第280页；《全宋文》第53册，王珪《建隆观三清殿开启消灾祝圣寿道场密表》，第367页。

⑤ “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籀开。晋王有仁心。’”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976）冬十月壬子”条，第522页。

⑥ 关于太宗、张守真及上清太平宫的关联，可参见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

宫观位置	宫观名称	创建、更改时间	供奉对象	宫观状态	主导者	文献来源
开封	洞真宫	端拱元年(988)	/	新建(宣祖旧第)	宋太宗	《长编》
开封	上清宫	端拱元年(988)	三清、玉皇	新建	宋太宗	《宋会要辑稿补编》
亳州	太清宫	淳化二年(991)	老子	修缮	宋太宗遣内侍	《混元圣纪》
开封	寿宁观	至道二年(996)	/	新建	宋太宗	《太宗实录》

表2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部分民间道观的建设

宫观位置	宫观名称	创建、更改时间	供奉对象	宫观状态	主导者	文献来源
涇州回山	王母宫	开宝元年(968)	王母	修缮	清河公张铎	陶谷《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宫记》
邢州	紫极宫	开宝八年(975)	老君、北极	重建	女冠陈体元、郡守、知州	徐铉《邢州紫极宫老君殿记》
澠池	禹王庙兴国观	开宝八年(975)	禹王	重建	邑人张延义等	姚宾王《禹王庙兴国观重修碑记》
苏州	太和宫	开宝二年(969)吴越	上清天尊、北极	改建(官宅)	道士戴省甄	王禹偁《新修太和宫记》
筠州	祈仙观	开宝七年(973)南唐	圣祖 ^① 、黄真君	修缮	道士罗自正	徐铉《重修筠州祈仙观记》
筠州清江县	三清观	开宝七年(974)南唐	三清	修缮	道士吴宗元	徐铉《筠州清江县重修三清观记》
袁州宜春县	紫微观	开宝六年(973)南唐	/	重建	道士孙去华	徐铉《袁州宜春县重造紫微观碑文》
庐陵永和镇	清都观	太平兴国二年(977)	/	重建	道士萧德元	单晔《庐陵永和镇清都观记》
洪州西山	应圣宫	太平兴国三年(978)	/	重建	道士王守玄、刘德淳	徐铉《洪州西山重建应圣宫碑铭》
扬州	崇道宫	太平兴国六年(981)	/	新建	太常博士孙君迈	徐铉《扬州新建崇道宫碑铭并序》
临潼骊山	灵泉观 (唐华清宫)	太平兴国八年(981)	老子	修缮	道士武又玄	徐铉《骊山灵泉观碑》
洪州始丰山	兴玄观	淳化元年(990)	/	修缮	道士聂紫庭	徐铉《洪州始丰山兴玄观记》

汪圣铎将宋代众多与官方联系异乎寻常的宫观称为“官宫观”，并总结出其往往具有官方专领、置卫兵、设宫观使、官方资助、多为潜邸（或出生地）和皇帝时常亲临或委员祝祷六个特征^{[17]590-596}，展现了官方与道教的密切联系。但该定义的出发点在于官方对某些宫观的支持和管理情况，且因资料有限，很难根据定义判定每个个案的性质。

本文关注的宫观属于“官宫观”的子集，它们的建筑布局受帝王政治需求的直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儒

家祭祀的关联。石涛提出了“御用道教”的说法，强调宋代统治者所崇信的道教的几个特征：以玉皇和赵圣祖为神仙体系、与儒教礼制相结合、建立崇奉祖先和新神系的宫观并带动地方宫观建设、具有舆论导向^[30]。该定义与本文的研究对象直接相关，故本文以“御用宫观”指代这些直接为“御用道教”服务的宫观，它们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与皇帝的宗教需求及其背后的政治宣传及祭祀需求直接相关。二、供奉北宋帝王崇奉的神仙体系。三、由皇帝敕建并由中央官署

① 按南唐自称李唐子孙，则此处圣祖可能为玄元皇帝。

出资（或进一步直接参与设计、监造等）。四、为皇帝提供宗教活动（及延伸的祭祀活动）场所。^①

2 周至上清太平宫玉皇信仰确立、主神分殿供奉

2.1 历史沿革

太宗于继位次年春〔太平兴国二年（977）〕下诏在周至北帝宫（由张守真私第改建）^{〔32〕}⁵⁷ 基址上修建上清太平宫，选址及规模皆有神谕为据^{〔33〕}^②。该宫太平兴国五年（980）完工，建筑华丽，有崇墉、绛阙、秘殿、修廊、瑶坛等^{〔28〕}^③。宫中“建十二座堂殿，俨三界中星辰……中正之位，列四大殿，前则玉皇通明殿，次紫微殿，次七元殿，次真君所御殿。东庑之外，有天蓬、九曜、东斗、天地水三官四殿。西庑之外，有真武、十二元神、西斗、天曹四殿。又有灵官堂、南斗阁，并列星宿诸神之像。竖钟^④经二楼，斋道堂室，靡不完备。”完工后，工程负责人还因赶工期“不开日月华门、不画八小殿壁，阶墀甃甃亦未严备”受到真君降神质问^{〔33〕}。随后太宗在太平兴国六年（981）正式封黑杀将军为翊圣将军^⑤，真宗又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加其号为“翊圣保德真君”^⑥。

太宗之后，真宗咸平三年（1000）于上清太平宫建殿奉太宗圣容，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建殿奉安真宗圣容^{〔34〕}^⑦，哲宗元祐五年（1090）重修该宫^{〔29〕}^⑧。金元时期该宫因兵乱毁废，后由全真教刘志源主持重修，虽未完全保持原有布局，但仍“为殿者四，曰通明，曰紫微，曰七元，曰孚佑”^{〔35〕}^⑨，除第四殿改供全真祖师吕祖外，前三殿均保持初建时的供奉位次。其后日久坍塌，由明崇祯潼关兵备张宗孟重建，格局不详^{〔36〕}¹⁰⁵，其后湮没。

太宗时期上清太平宫主持的选任体现出对张守真舆论影响力的防备^{〔37〕}^⑩。该宫的首任宫主张守真去世后，次任宫主为自开封选拔的谭元吉而非张守真派系人士（图3）。这种中央直派宫主的做法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根据《传应法师行状》碑未提名至仁宗皇祐年间上清太平宫及其下辖延生观、资圣宫、顺天兴国观均重新由张守真派徒众担任住持^{〔38〕}^⑪。

2.2 宫观平面布局复原

据上述记载可知，上清太平宫有十二座大殿，整体按从南至北等级递减的逻辑排布，中轴依次为玉皇、紫微、七元、翊圣将军，东西轴为次一级的神祇，三部分间以廊庑分隔。此外还有灵观堂和南斗阁、钟楼和经楼、方形的祭坛，以及斋堂道室等附属建筑。宫门称为“端闾”说明其规模宏大，宫区东西两侧没有开日月华门^{〔39-40〕}^⑫。

宫中东西庑外八座小殿的布局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⑬，王世仁在《记后土祠庙貌碑》^{〔41〕}中认为此八小殿的布局可能与初刻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的后土庙貌碑中坤柔殿东西廊外的六座小殿类似（图4），为东西朝向。在此情况下，上清太平宫的布局可能为图5所示。

但史料记载的详略差异暗示了上清太平宫的东西庑外殿宇等级远高于后土庙东西庑外殿宇：与后土庙左右小殿



图3 张元济《大宋故凤翔终南山上清太平宫主宗道大师赐（紫）谭君玄堂志铭》拓片
（作者自摄，拓片位于西安周至县仙游寺碑廊，原碑存于该寺库房）

① 从宫观功能细分的角度看，有一些宫观虽然服务于帝王和皇家，但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如安置废妃或有罪官人，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含这类宫观。

② 王钦若《翊圣保德真君传》载：“真君曰：‘吾将来运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建十二座堂殿，俨三界中星辰，自有时日，不可容易而言。但为吾启大王，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犹未可。’”参见《云笈七签》卷一百三，第2219~2241页。

③ 徐铉《大宋凤翔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载：“崇墉缭野，绛阙凌空。秘殿云高，俯轩榭而转眩；修廊绳直，步栏宇而中疲。极丹青黼藻之功，穷铁壁瑱瑱之饰。玉几正御，瑶坛在庭。……泱泱平原，崇崇新庙。端闾特立，秘殿宏开。九华之室，方丈之台。平窳列阙，直写昭回。”参见《全宋文》第22册，第335页。

④ 据王化基《上清太平宫钟记》所载，钟本为古楼观钟，被移于天柱山，上清太平宫建成后“道士张守真具以上请，于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三日，诏移是钟归于本宫”。参见《全宋文》第5册，第412页。

⑤ 参见李焘《长编》卷二十二，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壬戌条，第506页。

⑥ 参见王钦若《翊圣保德真君传》。

⑦ 参见《宋会要辑稿》礼一三，凤翔府上清太平宫，第719页。因关于太宗、真宗御容殿的史料较少且没有位置信息，本文仅复原太宗时期上清太平宫的格局。

⑧ 参见李焘《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元祐五年（1090）秋七月乙亥”条，第10715页。

⑨ 参见《全宋文》第9册，李鼎《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第37页。

⑩ 韦兵论述了太宗末对张守真的戒备和限制，上清太平宫主持的变动亦反映了此倾向。

⑪ 参见《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四，张元济《传应法师行状》，嘉庆十年（1805）刻、同治补修本。

⑫ 经检索史料，唐至明代宫观中提到的日月华门多为一宫殿区左右对应的两门。如“内曰宣政殿，殿前东廊曰日月华门，……宣政殿前西廊曰日月华门”，参见李林甫《唐六典》尚书工部卷第七。再如“宣政殿改贞观殿，日华门改左延福门，月华门改右延福门”，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第十四，都邑第二。故本文也作此种解读。而王世仁《记后土祠庙貌碑》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认为上清太平宫的“日月华门”可对应后土庙图中的棂星门。由于目前笔者搜集到的史料中并未出现以“日月华门”指代棂星门的记载，故暂时搁置这种解读。

⑬ 前引张元济《传应法师行状》碑文前记“碑阴画图，额题终南山上清太平宫之图，十字正书。在周至县”。惜该碑目前失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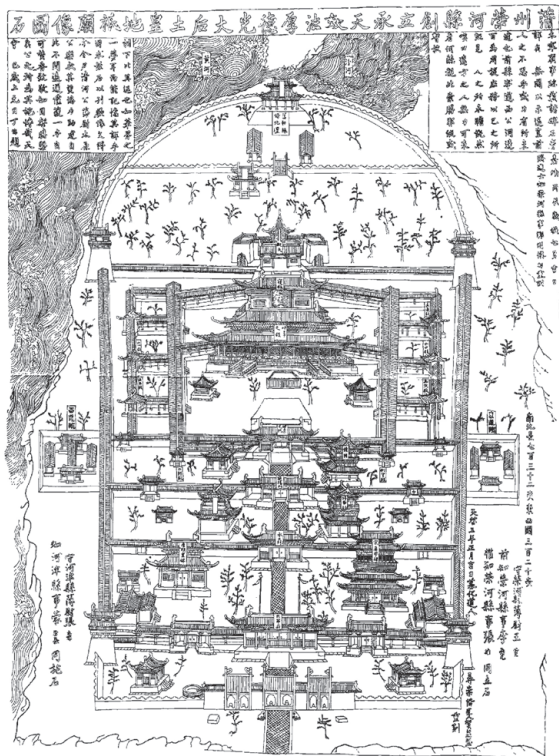


图4 《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摹本
(王世仁《记后土祠庙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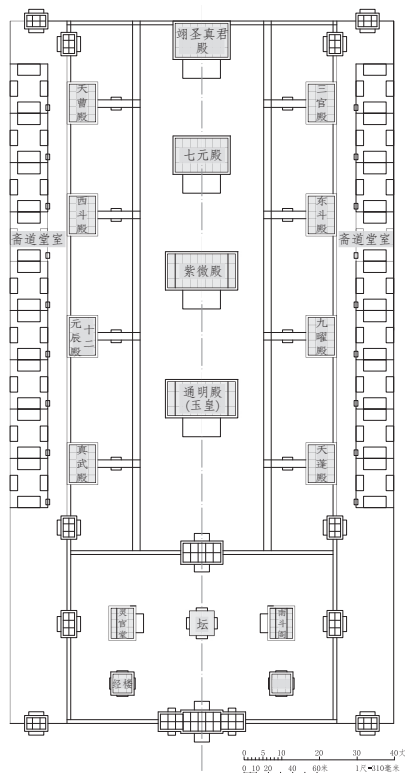


图5 周至上清太平宫太宗时期平面复原示意图方案一
(作者自绘)

记载的缺位^①相比，上清太平宫有明确的“建十二座堂殿”的表述，将中轴四殿与东西庑外的四殿并称，并详细记述了每座建筑的供奉对象，这样的行文叙述逻辑和细节记录都说明该宫中十二座殿堂的等级大体相近。这种等级关系与皇宫中的殿宇关系相近：宫殿建筑在南北朝时已形成多纵轴并置的布局模式，各殿宇组团相对独立但等级关系彼此相似，如东魏邺城南城宫城即采用这种布局（图6）。供奉“三界中星辰”的太平宫与宫殿具有相似的功能需求：供奉众多主神要求有较多的殿宇数量，神祇地位差异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殿宇位次。同时每位（或每组）神祇均为高规格的独立尊神，所以应均处于主殿而非附属性的配殿中，即十二座殿共同作为宫中的核心建筑。因此该宫更可能采用三纵轴并列又以两庑分隔的形式，形成左、中、右相对独立的十二殿布局模式（图7）。

2.3 宫观布局特征分析

周至上清太平宫是北宋的第一座御用宫观，在供奉对象、宫观布局等方面均有革新，开其后宫观之先河。

从供奉神祇来看，上清太平宫以“玉皇、紫微、七元、翊圣”为核心，以四方星斗、元辰神、三官等众多神祇为辅翼，代表着玉皇统领众多神祇的神仙体系正式由最高统治者确立（这种建立新神系宣扬统治合法性的做法在五代已有尝试但均是昙花一现^{[21]376-397}）。“玉皇”一词在南北朝至唐代文献中多为对仙界高真或唐代帝王的虚指^{[42]33-47}，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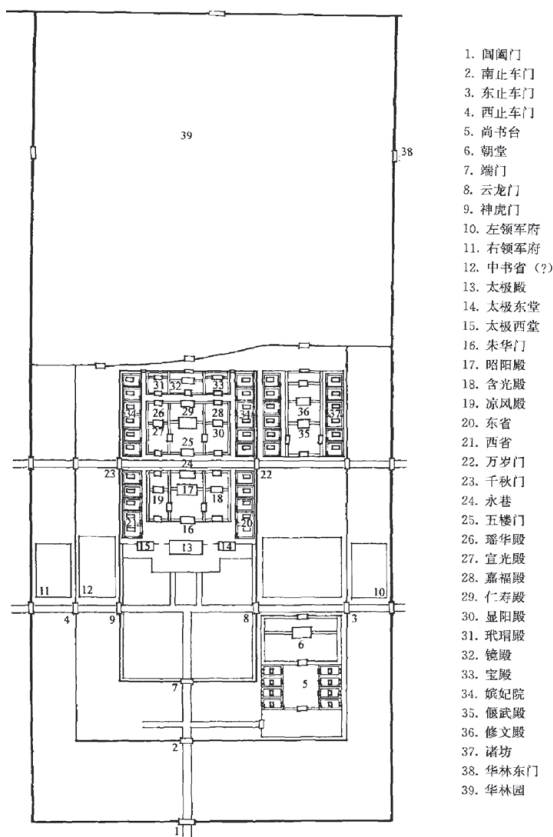


图6 东魏、北齐邺城南城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① 在后土庙的记载中均以“太宁大殿”（王应麟《玉海》卷九十四，祥符祀汾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前殿后寝”（《全宋文》第69册，杨照《重修太宁庙记》，第300页）为叙述重点，并未提到图中表现的廊外小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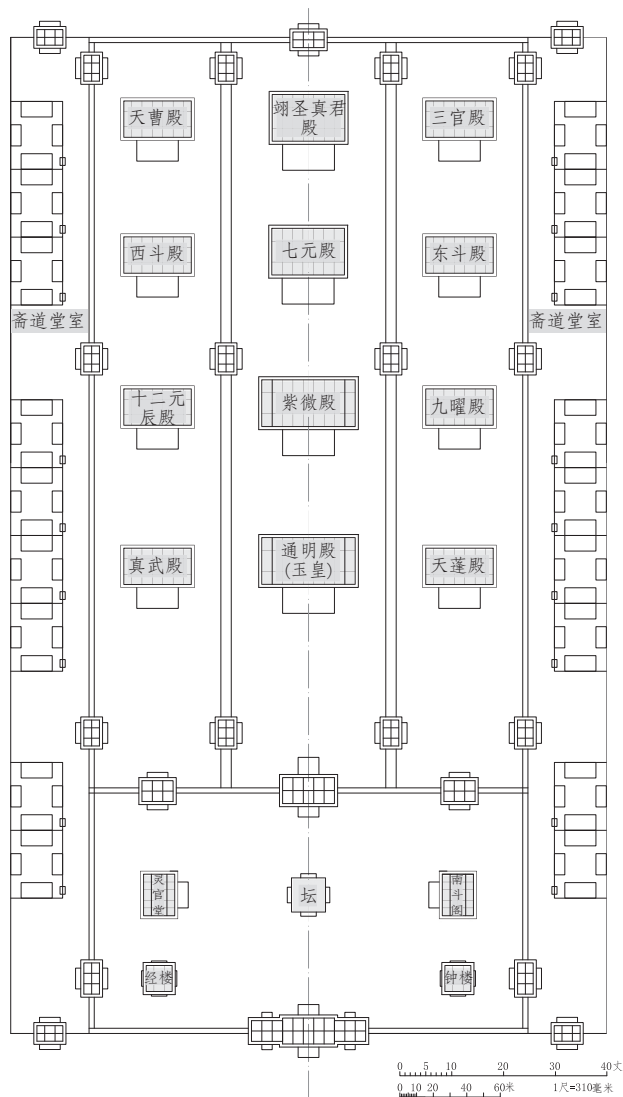


图7 周至上清太平宫太宗时期平面复原示意图方案二
(作者自绘)

作为独立神格的记载最早见于五代杜光庭编纂的《道门科范大全集》卷一至九部分^[43]，被记为“玉皇大天尊”，位次在三清之下、紫微大帝之上，但此时未见有供奉玉皇的宫观。上清太平宫是目前所知第一座主供玉皇的宫观，自上而下宣扬了玉皇信仰。而本应位于玉皇之上的三清则以“若有三清像，则众圣不得安”^[45]的名义被排除，并于宫南别建一附属性的资圣宫另行供奉。这一做法体现了太宗建立并强化玉皇信仰系统的迫切态度，考虑到老子为三清之一，这一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太宗为消解李唐老子信仰的政治影响并建立与自身统治对应的信仰系统而作出的努力。此后，在真宗的进一步推动下，各地供奉玉皇的宫观

纷纷出现，韶州天庆观更是言明取法于上清太平宫^[44]。同时，上清太平宫还强化了北极紫微大帝及其辅神黑杀的重要性，成为宋元明三代北帝神仙系统信仰风潮的开端。

供奉神祇激增使上清太平宫具有远超前代的殿宇数量并形成新的布局模式。太宗所宣扬的新神系包含众多神祇并可划分为多个小组团，为了供奉这些神祇，上清太平宫采用了主神分殿供奉的方式，建设了十几座神殿。核心殿宇采用前尊后卑的布局方式，与宫殿的布局逻辑类似^[45]，且文献中对缺失“日月华门”的强调也侧面反映出时人对该宫布局宫殿化的诉求。上清太平宫规模未见载于史料，据其主要殿宇数量推测总规模可能接近千区，远超太祖时建隆观仅百区的规模。这种主神分殿、供奉众多神祇的多殿宇群组模式是太宗朝御用宫观的共同特征，下文提及的御用宫观均是如此。

上清太平宫的选址和宫观从属关系也体现出太宗对曾代表李唐统治正统性的前代宫观的抑制。该宫位置距古楼观宗圣宫（唐代供奉老子，具有皇家宗庙意味）仅十公里左右，本为张守真在私邸建造的北帝宫^[33]。且太宗对楼观宗圣宫却颇有忽视或抑制之意，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宗圣宫”为“兴国观”，端拱元年（988）加“顺天”二字^[33]，并使其处于上清太平宫的附属位置，这种态度一直持续至徽宗，其窘迫之状在大观二年（1108）的《奉圣旨给地公据碑》^[46]中有鲜明的体现^⑥。

3 开封上清宫与舒州灵仙观——新旧神仙系统融合的尝试

骤然推出新的神仙体系势必与原有信仰体系产生冲突。太宗试图将其推崇的玉皇信仰与前代信仰融合的努力体现在开封上清宫与舒州灵仙观两座宫观中。

3.1 开封上清宫

3.1.1 历史沿革

端拱初（约988年），太宗拟于开封昭阳门内道北建造上清宫，理由为“朕在藩时，太祖特钟友爱，赏赉不可胜记。今悉贸易以作此宫，为百姓祈福，不用库钱也”。可见此宫的建造有为百姓祈福和彰显太祖与太宗亲近友爱两重目的。其时距周至上清太平宫建成近十年，是太宗通过建造宫观及相关的舆论宣传削弱其继位负面影响的又一次努力。但该宫的建设因“数年功不就”而暂停，至道元年（995）才在太宗“出南宫旧金银器数万两”的资助下建成。

① 参见《全元文》第9册，李鼎《重修终南山清太平宫记》，第37页。

② 参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九十，韶州天庆观，第2231页。

③ 宿白在《永乐宫调查日记》中也注意到永乐宫采用类似的殿宇位次，并认为这种与宫阙衙署类似的布局体现了道教神祇各有所司、主宰人间的神格。

④ 张守真师从楼观观主梁莹，尚不明确其政治活动是否为楼观派系的集体谋划，就目前的材料和事件结果看更可能是个人行为。参见张元济《传应法师行状》，嘉庆十年（1805）刻、同治补修本。

⑤ 参见《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三，《改赐终南山宫观名额牒》。

⑥ 根据碑文记载，顺天兴国观仅有祖地六十顷（不到上清太平宫的十分之一），且需纳一半课利与太平宫。即便如此，大观年间这部分土地还曾险些被全部拨给太平宫。

宫中“正殿奉三清；后阁上层奉玉皇；中阁^①奉玉虚上帝、三十二天帝；后殿奉太微、七元、二十八宿、天蓬、翊圣；南楼奉安南极、南斗。又分设五岳、九曜、五师官、本命、监生、长生凡十六殿。斋堂众舍总千二百四十二区”^{[47]②}。

该宫建成之初不开放游观，玉皇阁甚至仅皇帝可登^{[48]③}，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起“每朔望三七日许开宫令士庶焚香朝礼”。杭州玄真观道士管归真曾于咸平六年（1003）主持上清宫。^[47]

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丙寅上清宫被焚毁，在包拯的劝谏下没有重建，“诏以其地为禁军营”，只以仅存的寿星殿改为寿星观。元丰二年（1079）神宗拟修复该宫并改其名为“上清储祥宫”，至哲宗宣仁太后临朝方完工^④。^[47]

3.1.2 宫观平面布局复原

由上述文献可知开封上清宫中轴上共有两殿两阁四座中心建筑，另有十六座小殿和一座南楼。其中中心建筑正殿、后阁、中阁、后殿的次序和称谓暗示了前两座建筑可能组成了一个前殿后阁的组团。北宋大内正殿大庆殿和文

德殿均有后阁^{[49]⑤}，郭黛姮根据考古遗址推测复原了大庆殿平面，为工字殿型前殿后阁的组团^{[10]⑥}（图8）。因此推测上清宫前两座主要殿堂可能模仿了当时宫观中常见的工字殿布局，使其成为宫区内等级最高的建筑组团。约完成于北宋哲宗朝中后期的开化寺大雄宝殿东壁兜率天宫图（图9）和完成于金大定七年（1167）的岩山寺文殊殿西壁佛传壁画北半部（图10）^[3]也表现了类似的前殿后阁的工字殿形象。

该宫四座主殿之外的十六座小殿若按独立殿宇布置将导致宫区神殿大小悬殊、疏密无序等较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在复原中参考北宋宫观中挟屋的做法布置部分神殿^⑦，同时参考周至上清太平宫中灵官堂与南斗阁的位置，从而形成如图11所示的平面布局。

3.1.3 宫观布局特征分析

开封上清宫与周至上清太平宫同样为供奉众多神祇而采用了多殿宇、大规模的主神殿分布模式，并显示出将新神仙体系与传统融合的努力：通过前殿后阁组团巧妙地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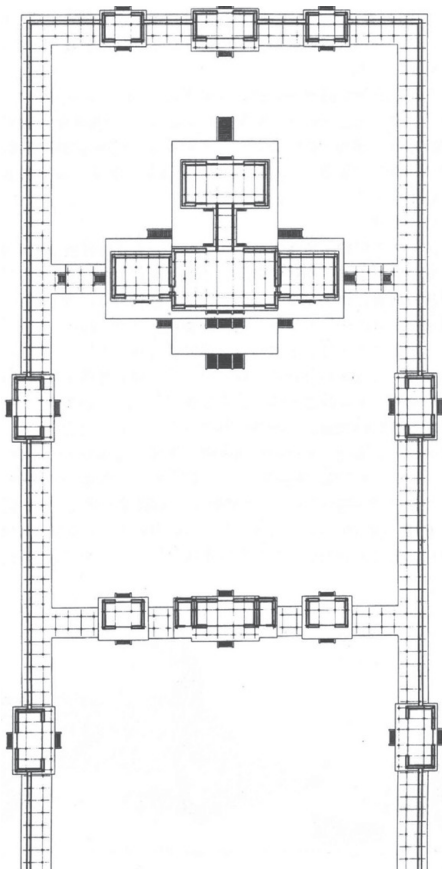


图8 北宋东京宫观大庆殿平面
(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三卷 宋、辽、金、西夏建筑》)



图9 开化寺大雄宝殿东壁兜率天宫图中前殿后阁的工字殿形象
(清华大学李路珂团队 采集影像)



图10 岩山寺文殊殿西壁“释迦牟尼为梵王现神变处”的前殿后阁工字殿形象
(清华大学李路珂团队 采集影像)

① 此处文本可能漏录“后阁下层”供奉对象，或可能为“后阁下层奉玉虚上帝”。因暂未找到其他可供参考的文献，本文暂持信任原文的态度，将其理解为玉皇、玉虚各居一阁，这样的布置将三清与玉皇置为宫区最前的前殿后阁组团中，符合当时推崇玉皇信仰的背景。

② 参见徐松《宋会要辑稿补编》“上清宫”条。

③ 哲宗朝上清储祥宫的建设与太宗朝上清宫无显著关联，故此不赘。

④ 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大内，第9266页。

⑤ 北宋御用宫观以挟屋供奉神祇的做法还可见于真宗朝会灵观和徽宗朝玉清和阳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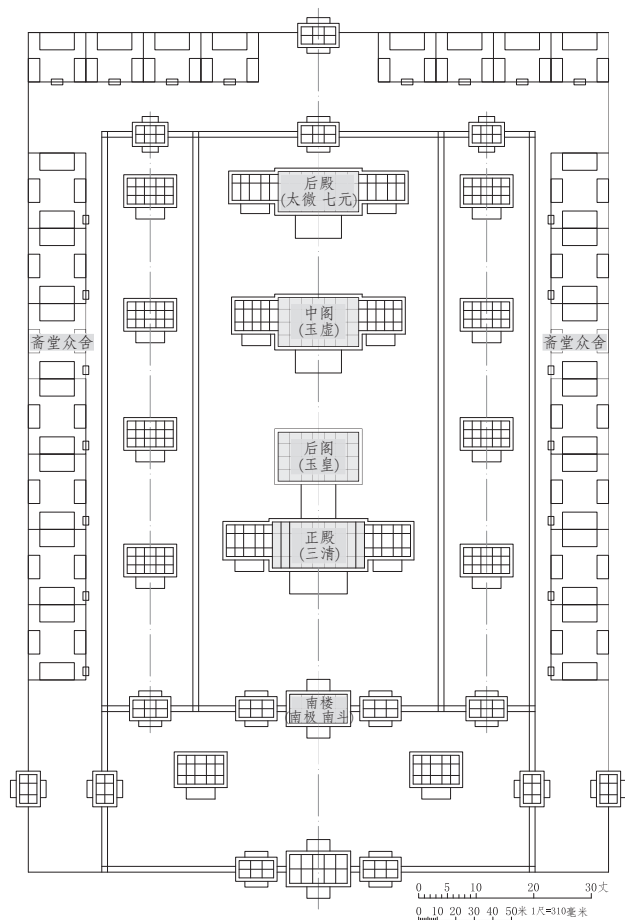


图 11 开封上清宫太宗时期平面复原示意图
(作者自绘)

了三清、玉皇的位次冲突^[26]，在明确供奉三清于首位的同时模糊三清与玉皇的位次差别，使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宫中最首要的位置。其后供奉玉虚上帝及三十二天帝这一组传统天帝群体，再其后供奉太微、七元、翊圣等神祇并同殿供奉二十八宿。由此周至上清太平宫中轴上供奉的后三位神仙也得以在传统神系中定位。且开封上清宫十六座小殿中的五岳、五师官和本命等的供奉均未见于同期的周至上清太平宫，也说明了该宫所供神祇更为广泛多样。

开封上清宫是北宋首个在中轴线上建阁的宫观，也是建阁供奉玉皇的宫观孤例。虽然其后皇帝所建御用宫观的中轴也有建阁的情况，但主神均供于殿中。且根据笔者目前所见两宋三百多个宫观的史料，玉皇均供于殿中而非阁中，三清阁至南宋才有零星出现。开封上清宫的这种做法

更可能是为同时供奉三清和玉皇而折中的结果，与元代以后大量出现的玉皇阁无明确传承关系。

3.2 舒州灵仙观历史沿革与殿宇排布

舒州潜山（今安庆潜山县）天柱山是司命真君洞府所在^[50]^[83]，唐玄宗曾立庙于此^[28]^[9]。因其地出土预言赵宋统治的瑞石，宋太宗敕建灵仙观以供奉九天司命真君^[29]^[51]^[9]，太平兴国七年（982）完工，“总成六百三十区”^[29]^[9]。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天书事件之初，下令“以天降书遣使告凤翔府太平宫、亳州太清宫、舒州灵仙观”^[29]^[9]，其中上清太平宫为太宗表明正统、重建神系的重要宫观，亳州为历代传承的老子诞生地，可见灵仙观在当时的地位。该观曾于徽宗朝增修，宋金遭兵燹后又重建，故早期具体布局没有确切记载。

根据南宋张昌回忆，徽宗朝该宫观的核心建筑供奉“玉皇—九天司命真君—北极—太一”^[28]^[9]。其中第二位供奉“九天司命真君”而非后来的“圣祖”，与太宗初建时的目的吻合；第一、三位的“玉皇、北极”与上清太平宫神系相符；第四位的“太一”又可与太平兴国六年（981）开始建设东太一宫供奉太一的史实相印证，说明该观北宋时期的中轴建筑应保留着太宗时期御用宫观的典型特征。观中沿用主神分殿供奉、前尊后卑的布局逻辑，供奉对象以玉皇为尊，汇集了上清太平宫和东太一宫的主神，并将传统的司命真君信仰融入其中。由于司命真君并非最高神，灵仙观中的新旧神系融合并未出现如开封上清宫一般的矛盾与折中，同时三清又一次被排除在供奉对象之外。

4 开封东太一宫——设宫观供奉太一的开端，五方十字轴线布局出现

4.1 历史沿革

太平兴国六年（981）曾为术士的司天楚芝兰^[52]^[9]向太宗进言称太一所在“无兵疫，人民丰乐”，以太一移入巽宫为由，要求在苏州建太一宫。两年后又以福集帝都、便于祭祀为由请于京城东南苏村建东太一宫，“八年，宫成，合千一百区，凡十殿四廊，图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泰一、五岳、储副、佐命、十二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渎、本命等神，及四直灵官、三十六神将像，五百二十四軀”^[53]^[9]。东太一宫中所居道士为经过遴选的“天下戒洁之士”，目前

① 虽然在周至上清太平宫的建设中取消了老子供奉，但太宗对于传统道教神系仍颇具虔敬之心，建设开封上清宫期间还修缮了亳州太清宫，《玉海》记：“亳州撒乡老子宅，唐天宝为太清宫，淳化四年修。至道六年八月功毕”。参见《玉海》卷一百，淳化亳州太清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参见《全宋文》第136册，徐因中《真源万寿宫碑记》，第350页。

③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增真君尊号为“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该尊号与圣祖尊号同但似乎指不同神仙，李焘在编写时已提出疑问。因与本文内容关联较弱，暂不作深入考证。参见李焘《长编》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十月戊午”条，第1797页。又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249页，《天庆观碑》。

④ 参见李焘《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丁卯”条，第522页。

⑤ 参见李焘《长编》卷六十八，“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乙巳”条，第1526页。

⑥ 张昌《重建真源万寿宫庆基殿记》载：“如玉皇之宸居，次以应元保运；紫极之丛霄，列以太一四圣。”参见《全宋文》第143册，第189页。因庐山九天采访使者在神宗朝被封为“九天采访应元保运真君”[《长编》卷三百一十一，“元丰四年（1081）春正月壬寅”条，第7539页]，故推测此处的应元保运殿供奉九天司命真君。

⑦ 参见脱脱《宋史》卷四百六十一，楚芝兰，第13500页。

⑧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符祀风师雨师雷师仪注，行礼，第2468页。

仅知正一派赐紫元静大师张契真为其中之一^[54]。

东太一宫在天圣六年（1028）左右已较为破败^[55]，元祐四年（1089）曾重修殿宇^[28]，徽宗政和《五礼新仪》重新规定了各太一宫的祭拜次序^[53]，且北宋著名道士林灵素曾居住于东太一宫^[56]，说明此时东太一宫保存完好。其后文献记载较少，至明代李濂撰《汴京遗迹志》时宫已废^[27]。

4.2 宫观平面布局复原与特征分析

与前述宫观相似，东太一宫殿宇众多、规模千区以上，同样采用主神分殿供奉并汇集三界神祇的布局模式，有着鲜明的太宗朝宫观特征。

东太一宫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呈现出五方十字轴线的布局特征，以中央大殿为中心，南北各一殿相对、东西各三殿相对。《文献通考》载：“东泰一宫大殿，五福泰一在东，君基泰一在西，俱南向。大游泰一殿在大殿之北，南向。臣基泰一殿在南，北向。小游泰一、直符泰一、四神泰一殿在大殿之东，西向，北上。天一泰一、民基泰一、地一泰一殿在大殿之西，东向，北上。”^[53]

五方十字轴线的布局多见于独立的祭祀建筑（如郊坛、明堂）和汉、宋两朝帝陵，而用以统筹数个单体建筑的布局模式仅见于北宋以东太一宫为开端的部分宫观建筑中。这种方位化布局模式可追溯至九宫贵神坛。“太一”本是唐玄宗在方士建议下加入祭典并建九宫贵神坛祭祀的对象之一：“请于京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其坛三成，成三尺，四阶。其上依位置九坛，坛尺五寸。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20]（图12）宋承唐制，亦设坛祀九宫贵神于东郊^[52]，宋太宗时又在术士提议下设宫供奉全新的归属于道教的“十神太一”系统，使太一在国家祀典和御用宫观中以不同的形象占有一席之地^[57]。太一共有十神，但文献表明五福、君基二太一极可能共处一殿^[58]，故推测位于中位的大殿按“五福、君基”计为两殿，使东太一宫呈现出虽为九殿却似有十殿的折中布局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该宫殿宇排布虽可能借鉴了九宫坛的方位逻辑，但太一十神是十位独立的具有位次等级而非方位差异的神灵，与九宫贵神作为一个均质整体不同，这也是北宋后续帝王建设的其他几座太一宫出现布局改变的原因之一。

另据《宋东太一宫碑铭》中“金殿八隅，朝阳烂其丹碧；瑶坛三象，夕露缀其珠玑”^[28]的描述，宫中还应有一座高三层的坛。虽然该坛层数与九宫坛制相符，但前文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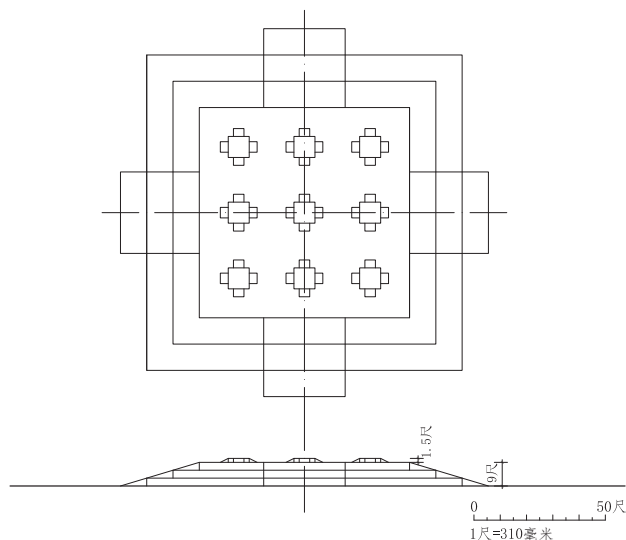


图12 唐代九宫贵神坛平面及立面复原示意图
（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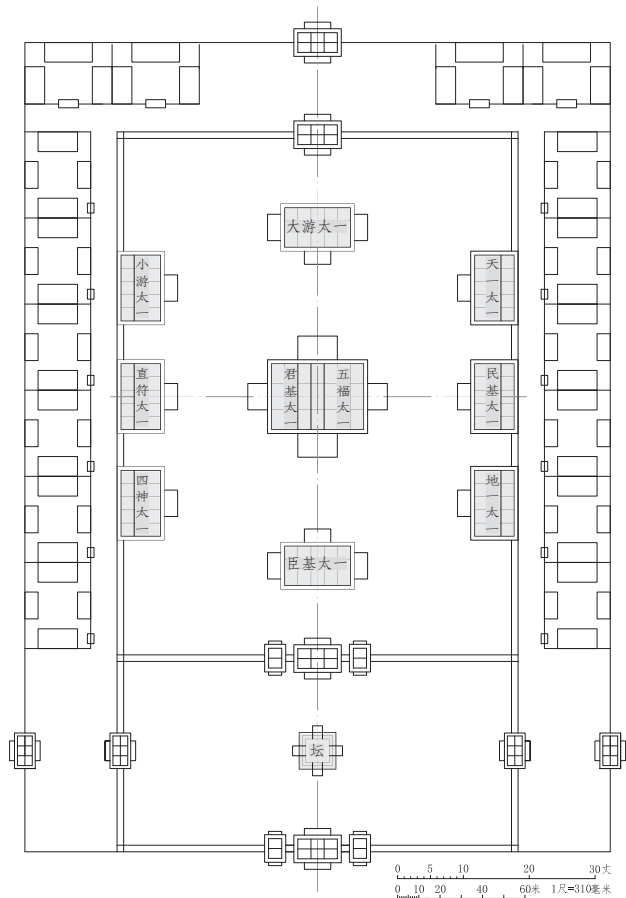


图13 开封东太一宫平面复原示意图
（作者自绘）

① 参见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八，张契真，正统道藏本。

② “（天圣六年）一日，宋元宪公祠东太一宫，见殿虎歇倒疏漏，因问道士。答曰：‘孤寒太一幸舍人闻奏完修之。’”参见范镇《东斋记事》，第3页。

③ 参见《全宋文》第92册，苏轼《东太一宫翻修殿宇奉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第175页。

④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于国城西北，第2464页。

⑤ 参见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之八，太一宫，第108页。

⑥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于国城西北，第2463页。

⑦ 参见刘昫《旧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四，礼仪四，第925页。

⑧ 参见《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九宫太乙祠，第715~716页。

⑨ 宫中十太一的服饰划分和图绘各系统神像的做法表现出将儒家祭祀对象和道教神祇融合的倾向。关于唐宋间太一信仰从九宫到十神的扩展可参见吴丽娱《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一文。

⑩ “太宗时建东太一宫于苏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基二太一处前殿，冠通天冠、服绛纱袍，余皆道服霓衣。”参见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第30页。

⑪ 参见《全宋文》第2册，扈蒙《宋东太一宫碑铭》，第90页。

提及太一十神与九宫贵神的差异,故推测此处为普通的醮坛,与九宫坛关联较小,可能位于核心组团之前。根据上述分析推测东太一宫的布局可能如图 13 所示。^[59]

5 小结:太宗朝御用宫观的规模与布局特征

太宗时期是北宋御用宫观建设的开创期,推出了包含众多新神灵的神仙体系并建造了数座大规模宫观(表 3,图 14)。

这些宫观在供奉对象组合和殿宇布局组织两方面为北宋后续御用宫观的建造奠定了基础:

1. 供奉对象激增导致宫观规模扩大

与唐代宫观主供老子、三清的模式相比,太宗在推出新的统领神玉皇的同时,还推出了一个汇集三界众神的神仙体系,大大扩展了宫观供奉的神祇数量和范围。周至上清太平宫的创建标志着以玉皇为中心,以“玉皇—北极—七元—翊圣”为主要次序,包罗北极众神、三官、星宿、十二元神等众多神祇的新供奉体系由官方正式确立。开封太清宫则供奉了更广泛的神祇,显示出太宗将新神仙体系与传统神仙体系融合的努力。舒州灵仙观将玉皇信仰与司命真君信仰结合,开封东太一宫开创了太一十神供奉的先

河。其后宋代御用宫观的供奉对象基本延续自这些神祇,并使其逐渐向民间渗透最终成为普遍的民众信仰。

与供奉对象激增的需求相适应,太宗时期的御用宫观呈现出殿宇众多、主神分殿供奉的特征,其建设规模远超前代,基本在一千楹左右。这样的宫观往往需要在统治者的支持下投入大量资源方可建成,如开封上清宫在太宗的两次大额资助下才得以完工。

2. 与供奉对象相适应的宫观布局模式——轴线式与五方式

轴线式布局是古代宫观布局的一般模式,指宫观以南北向轴线组织殿宇组团,采用前尊后卑的位次逻辑排列主殿。这种布局适应于供奉多位主神、神祇间有位次差异的宫观,至迟在唐代已经形成,太宗时期创建的四座御用宫观中有三座属于此类布局(周至上清太平宫、舒州灵仙观、开封上清宫)。因太宗朝御用宫观的殿宇数量远多于前,往往需在中央组团两侧增设殿宇,形成殿宇棋盘的整体特征,这与皇宫中以中轴几座大殿为核心向东西扩展众多宫殿的特征相似,且宫观中的部分单体建筑采用了宫殿建筑元素(如开封上清宫的前殿后阁)。因此,这些宫观较前代轴线式宫观更接近宫殿建筑群的规模和风貌,更好地凸显了御用宫观的等级。

五方式布局则以采用十字轴线组织殿宇为特征,殿宇

表 3 北宋太宗朝御用宫观的特征汇总表

位置	名称	始建时间	建筑规模(区)	方位特征	类型关联	供奉特征
周至	上清太平宫	太平兴国元年(976)	不详/十二座堂殿	轴线	宫殿	主神分殿
舒州	灵仙观	太平兴国七年(982)	六百三十区	轴线	宫殿	
开封	东太一宫	太平兴国八年(983)	千一百区	五方	坛壝	
开封	上清宫	端拱元年(988)	千二百四十二区	轴线	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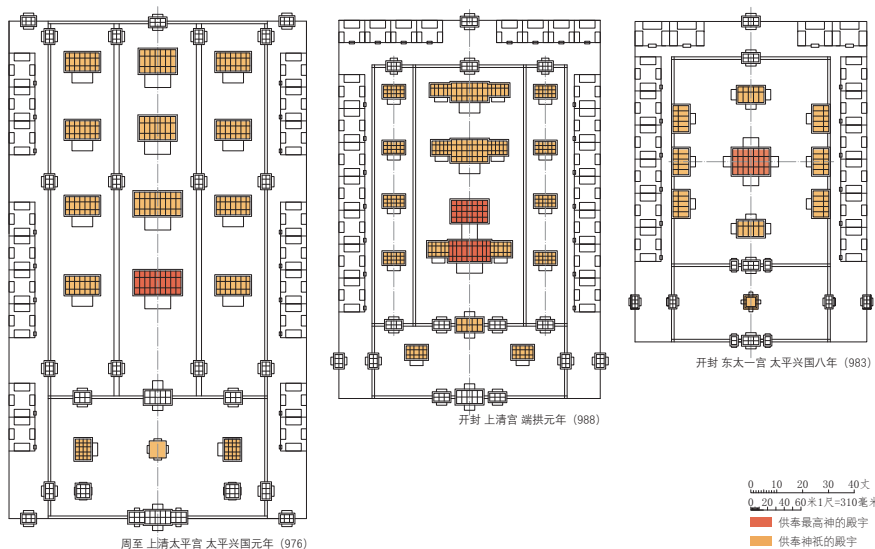


图 14 太宗时期的御用宫观特征比较(作者自绘)

^① (金代)“闻汴有大殿九间者五,相国、太乙、景德、五岳”参见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第 217~218 页。但北宋开封陆续建有四座太一宫,不知此句所指为哪一座,故本文暂搁置此条线索。

位置及供奉神祇间呈现出方位逻辑。太宗创建的开封东太一宫是这种布局模式的首例，其布局可能参考了九宫贵神坛。东太一宫之后，真宗朝供奉五岳的灵仙观、仁宗朝西太一宫和徽宗朝供奉九鼎的九成宫沿用了这种布局，这些宫观均处于京城且与国家祭祀需求有些许关联。北宋以后

此类布局不再出现，可能与道教的国家祭祀功能锐减有关。

（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李路珂老师、王贵祥老师、芝加哥大学艺术史学系林伟正老师在文章研究过程中的指导与建议。本文得到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捐助。）

参考文献

- [1] 杨鸿勋. 破解“周人明堂”的千古之谜 [M]// 杨鸿勋.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增订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158-163.
- [2] 王世仁. 明堂形制初探 [M]// 王世仁. 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 16-52.
- [3] 傅熹年. 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 [M]// 傅熹年.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282-313.
- [4] 傅熹年. 中国科学技术史: 建筑卷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5] 王贵祥. 消逝的辉煌——部分见于史料记载的中国古代建筑复原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 [6] 王贵祥. 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布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上、中、下)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 [7] 张铨, 叶皓, 王咏红, 等. 金陵全书 甲编 方志类 府志 至正金陵新志 [M]. 影印本.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0.
- [8] 陈同滨, 吴东, 越乡, 等. 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 上 [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 [9] 刘敦桢. 苏州古建筑调查记 [M]// 刘敦桢. 刘敦桢文集 2.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257-317.
- [10] 郭黛姮.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3卷 宋、辽、金、西夏建筑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11] 郭黛姮. 南宋建筑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12] 邓焯. 北宋东京城市空间形态研究 [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4.
- [13] 刘梦琴. 北宋开封道教宫观布局研究 [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6.
- [14] 车星璇. 北宋东京城寺院反映的佛教发展情况 [M]//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 石窟寺研究 第10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106-138.
- [15] 谢一峰. 争衡圣域——两宋间杭州宗教空间的变迁与重构 [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8, 21(2): 43-71, 307-308.
- [16] 续昕. 道教建筑的艺术形式与美学思想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17] 汪圣铎. 宋代政教关系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18] 陈明达. 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 [19] 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上、下 [M]. 2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 [20] 刘昉.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1] 卿希泰. 中国道教史: 第2卷 [M]. 修订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 [22] 王泽. 大唐郊祀录 [M]// 中敕. 大唐开元礼.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725-820.
- [23]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2卷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24] 李淞. 三宝与五圣唐代道教石窟及殿堂的主像构成 [J].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4(3): 65-70, 81.
- [25] 任继愈. 中国道教史. 增订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26] 王应麟. 玉海 [DB/OL]// 永瑛, 纪昀, 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7] 李谦. 汴京遗迹志 [M]. 周宝珠, 程民生,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28] 全宋文 [M]. 曾枣庄, 刘琳, 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29]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30] 石涛. 宋代的御用道教 [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4): 57-61.
- [31] 谭其骧.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 [32] 宋敏求. 长安志 [M]// 宋敏求, 李好文. 长安志 长安志图. 辛德勇, 郎洁, 点校.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 117-610.
- [33] 王钦若. 翊圣保德真君传 [M]// 张君房. 云笈七签 5.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219-2241.
- [34] 宋会要辑稿 2[M].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等,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35] 全元文 [M]. 李修生, 主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36] 章泰. (康熙)周至县志 [M]// 国家图书馆分馆. 清代孤本方志选: 第1辑 11. 北京: 线装书局出版社, 2001: 89-128.
- [37] 韦兵. “张守真神降”考疑: 术士与宋太祖太宗皇权更替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9(3): 161-171, 176.
- [38] 王昶. 金石萃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39] 李林甫. 唐六典 [M].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40] 王钦若. 册府元龟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 [41] 王世仁. 记后土祠庙貌碑 [J]. 考古, 1963(5): 273-277.
- [42] 谢聪辉. 新天帝之命 玉皇、梓潼与飞鸾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3.
- [43] 罗争鸣. 杜光庭著述考辨 [J]. 宗教学研究, 2004(4): 56-73.
- [44] 王象之. 舆地纪胜 [M]. 赵一生,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45] 宿白. 永乐宫调查日记——附永乐宫大事年表 [J]. 文物, 1963(8): 2, 53-78, 86.
- [46] 奉圣旨给地公据碑 [M/OL]. 西安市人民政府 楼观台碑文选(2018-03-28) [2021-05-21]. <http://www.xa.gov.cn/sq/csmpp/shkb/igtcbwx/5d4907ccf99d6572b764aa2e.html>.
- [47] 徐松. 宋会要辑稿补编 [M]. 陈智超, 整理.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88.
- [48] 杨仲良.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第1册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49] 宋会要辑稿 15[M].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等,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50] 杜光庭.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M]// 张继禹. 中华道藏: 第48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 80-85.
- [51] 陈垣. 道家金石略 [M]. 陈智超, 曾庆瑛, 校补.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52] 脱脱, 等.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3]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全 14册 [M].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54] 赵道一.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M]// 张继禹. 中华道藏: 第47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 579-616.
- [55] 范镇.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东斋记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6] 耿延禧. 林灵素传 [M]// 李剑国. 宋代传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760-766.
- [57] 吴丽娱. 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 [M]// 荣新江. 唐研究: 第9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83-314.
- [58] 宋敏求. 春明退朝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9] 周密. 癸辛杂识 [M]. 吴企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